東牟集　六

東牟集卷九

宋 王洋 撰

表

賀册皇太后禮成表

慈闈遂被册道貴親至德增明天下自順恭惟皇太后

陛下風贊先皇躬成至化誕生明聖纘繼鴻麻華胥實

贊於軒圖文母有光於周道恭惟皇帝陛下治道克成

孝德聿盡爰歸功於慈訓遂推美於瓊章邁古今之上

下洪覆兼容大明旁燭惘一夫之失所致四海之歸心臣敢不上體薰陶益思砥礪觀民膏民脂之戒夙夜靡忘奉一心一德之規造次於是

辭免兼侍講表

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帝王之學緝熙光明爻象之書廣大悉備非通儒之鴻博曷備問於清閒伏念臣理昧鈎深識非知一徒以雕蟲之末技誤膺出綍之代言莫稱使令已憂踰溢更玷露門之清選妄談太極之微

文懼瀆聖聰必諱公議伏祈睿斷改授時髦庶俾小臣獲安愚分

侍講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兼侍講者詞掖代言方愧六員之選經筵勸講誤聯三侍之榮寵踰其涯悸不自定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稟質淺窾逢辰休華屢叨洪恩驟寘近列顧篆蟲之末技何取於致君以涉獵之謏聞豈精於談易況夫親法宮之事者其臣莫及游

聖人之門者於言為難故文王深達於六爻獨演河圖之妙雖孔子猶勤於三絶敢陳黼座之前過被絲綸密承帷幄茲盖伏遇皇帝陛下體堯稽古邁禹惜陰日月就將自得光明之學乾坤易簡發為久大之功樂取於人不求其備臣敢不研精十翼撮要九師如至治之宏綱見於觀象庶俯詢之清問可以攄經臣無任

代宰臣以下賀瑞木表

臣某等言近據虔州守臣薛弼進上瑞木中有天下太

平年五字者德格圓穹昭示一人之慶木呈嘉瑞中藏
五字之文珍貺一聞懽聲四達臣某等誠懽誠忭頓首
頓首竊以物雖微於動植政實與之感通和氣致祥則
天且弗違聖人在上則木皆得性衆枝内附示武王無
外之休仆柳成文啟宣帝中興之兆同頴駢柯之秀扇
厨指佞之生史不絕書地非愛寶曾未若木析斧斤之
際文形節月之間匪刻匪雕示以三登之意非行非草宛
具八法之工新逢甲子之上元得在章貢之南服當仁

宗之慶歷嘗獻自於澧陽逮神祖之熈寧亦見諸於柚
木崇和列瑞治平紀祥欣逢再造之期實繼前休之盛
恭惟皇帝陛下升煙饗帝振鐸右文孝悌之德通神明
忠厚之仁及草木魯史記九年之蓄巳聞輿議之共稱
周詩備五福之章孰謂太平之無象惟夫萬物得由其
道故有諸福可致之祥昭賁飾於人文闡坤珍於植性
臣等叨陪宰路莫測聖功俯察仰觀合歲星主文之象
毋倦子應彰火德為孝之符臣等無任

代謝幸太學表

八表塵清仰屬右文之世六飛雷動一新視學之儀昭回咫尺之天顏鼓舞衆多之士類慶諧千載風動萬方中謝竊以聖代恢儒非止奉行於故事王畿首善盍將樂育於英材治已格於偃修教必敦於帥勸振風俗於衣冠之舊息干戈為禮樂之華鋪張奕世之宏休紹復中興之盛典於今為最亘古未聞鳳駕臨廱譪鬱鬱葱葱之瑞温顏下士見洋洋濟濟之風既釋菜於杏壇重

橫經於黼座臚傳趣召欣聯振鷺之班廡席回環分賜
蒼龍之壁旋移天步親御書帷睿意非常不數漢唐之
陋誦聲遠播悉還鄒魯之純恩下九天榮生一日恭惟
皇帝陛下心游六藝道冠百王論經何啻於夜分議政
有踰於日昃手揮宸翰仰窺琬琰之光帶擁橋門咸聳
雲霓之望綸言載布聖德昭孚臣敢不祇奉訓辭恪勤
術業學如不及肯忘寸璧之陰樂且有儀不負百朋之
錫

代張帥謝除待制表

承流京邑方懷瘝曠之虞次對禁塗遽被褒遷之寵自天拜命無地措躬伏念臣生禀庸資進蒙異睠馳星軺而轉漕未及終更任天府之劇繁遂叨試可屬神聖中興之運蒐禮文久墜之儀百度肇新千齡希遇實臣子效勲猷之日雖盡勤勞然材能有分量之拘終難稱塞每憂夙夜無補事功況桴鼓未稀尤愧夫輦轂彈壓之政而荷囊忽佩奚取於侍從言語之臣避不獲辭得非

所望茲盖伏遇至仁博愛妙道曲成録善棄瑕急堯帝親賢之意兼收並蓄無啇王求備之心雖甚拙踈亦加甄奬臣敢不坐以待旦益思父教之忠國爾忘家願報

君恩之賜

代謝轉官表

郊祀配天創見修文之效考工率職遽叨增秩之榮拜

命自天措躬無地中謝伏念臣猥從踈遠遭值聖明解

京兆之守符持甘泉之從槖屬陽陛精禋之饗雷動屬

車具勾陳法駕之嚴星羅周衛供無乏之事幸免瘝官恩更俾之序遷得實逾於望外茲蓋伏遇道參化育德洽臣鄰稽古禮文炳同風於三代咸精技巧覈稱職以中興乃如罔功亦誤優擢臣敢不勉思宜稱祇佩寵光益殫夙夜之勤庶有涓埃之報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榮頒顯服襜如一襲之恩巧製精鏐燦若萬釘之寶寵非常而驟及德不稱以深慚中謝伏念臣禀質迂疎進

時熙洽考績王畿之治曾莫逮於中材躋身法從之聯恩實由於上力更蒙褒博增貢孱愚茲蓋伏遇命式九圍德承羣辟信賞既精於為治儀刑遂致於作孚雖器名不假於人欲昭國典然體貌以厲其節爰錫身章臣敢不衣被知榮縻捐誓報服之無斁闕必念於彌縫束可使言口不憂於衆鑠

代王帥謝賜對衣金帶表

行都延閣方懐曠職之虞顯服精鏐更被章身之寵人

雖歆豔已實兢慚中謝伏念臣生禀庸資出逢興運躐從外職擢寘近班未踰歲月之間浸冒龍光之厚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乾剛天德賁飾人文隆體貌以厲賢養威儀而致福垂裳底治懐手足視臣之心偃革躋時公爵禄磨鈍之具臣敢不書紳佩訓屬袂知榮束帶立朝執百鍊益堅之節惟衣在笥存五紽退食之心

狀

乞擢用宗室狀

臣伏讀十月二十五日詔書星變火災許內外臣寮實封言事文詞哀痛德意丁寧聞者感泣以為上天有悔禍之期而聖主有應天之實臣偶列官行在親覩變異且讀陛下求言之詔安敢默默以自後於黎庶故敢畧陳其說伏惟陛下留意幸察臣聞天之警戒人君必依託象類以示訓誥人君之應天亦宜因其象類以求之則天意可得而災異可消苟或不然雖多方以求之皆未免於瞀說也臣聞之師曰昭明齊遬可以亨飪者火

故古之聖人續火於衣以明事宗廟之孝昔炎漢之興實紹火運故繼世稱孝以象其德臣嘗因其類而推之若火德順其序則宜昭明光大下臨幽隱旁燭無疆而禍故熄絶一或失此則災延於下變見於上亦其理然也春秋書火災者屢矣或毀一廟或焚一國聖人固已求其端而書之况如比年寇盜相煽焚滅生類自國門以東極於海濱南至豫章長沙延袤幾數千里等為瓦礫生靈之禍未有甚於此時也臣謂凶燄至是極矣而

會稽之火復見行在上天威之熒惑天其或者欲重警
陛下俾更新而振起之乎是誠聖上警懼修省轉禍為
福之秋也且自曩者以至於今凡有號令莫匪順道天
下之人皆知聖人之心欲以至德要道以治天下也積
之有年宜享順應而乃悖繆如此豈夫播告之修或有
其文而未盡其實乎群下承命咸體聖言而惻怛之誠
或未能有加而無已乎將左右之臣以姑息愛君而失
陛下惓惓念親之旨乎古之君子其從政也譬之農夫

之有疆埸朝夕行之行無越思蓋彼效一官者時必先
定其目而以思慮繼之方今天下之急而凡任天下之
大當如何然則其目安在乎二聖鑾輅未還中原則生
靈不得息兵革不得戢禍難不得弭而陛下與羣臣得
高枕而卧哉臣願陛下審定其目固已在此時而力行
之無使須臾忘去方練甲兵以核其力厲政事以精其
德因斯民之顒顒奮聖人之怒為先焉敢為逃遁之說
者必誅無赦凡曰二聖在遠將求康復之功必自此以

圖之至誠力行久而不息則上天之瑞應殆將緣類而降其符也豈憂變異之不去哉臣又聞之聖人以宗社為重故必固根本以消禍亂於冥冥此不可不急也伏願搜求宗室親近其賢者或外假其權使同姓常强異姓無得而踰之此又宗廟社稷萬世之長策不可不思者也臣無任

繳駁郄漸除直秘閣狀

臣聞爵禄者聖王所以勵世磨鈍之具不可以不戒也

故重用之則名分重而人知勸輕用之則名分輕而民不服臣伏聞郤漸前為無錫令及常州通判皆以善事權貴趨時附會以為進身之計近者遽得瞻望清光已駁物論今者復俾進直中秘漸為何人乃與此選夫延閣之聯士林清要之地陛下猶不愛惜以為厲世之具乎況今來敕黄一道並不顯元犯事因臣乞令有司別行檢坐容臣看詳漸向所以得及落職之因必欲洗濯用之委以煩任俟果立勞效徐命進以階官可也榮名美

職豈漸所宜得者哉

與丞相論鄭武子狀

伏覩本局闕報刪定官鄭克坐言章所及别與差遣者某竊見鄭克温恭足智簡儉自將問學有所師承孝友發乎天性某自得官教局與克同事熟聞議論備見操蘊方今行在招徠茂異多士駢集雖在微官亦多英畯教局數人其間固有拔犀擢象見稱一時者然而析理精微旁通法意鮮如克廉靖有守不妄嬉笑鮮如克好

之前惟丞相俯加採擇還克故任新書之成允有藉賴
干冒威嚴不勝戰恐之至

劄

强國本劄

某嘗謂天下之病治則隱亂則見其隱者固非素隱惟
當路者蚤夜以思務求去之而又有能言之士助成於
下故小病之不積大病之所以去也其顯者固非驟顯
惟當路者不蚤夜以思務求去之而又未有能言之士

遠夷聞之知天子恢廓大度天威赫然庶幾其亦慴也況行伍之士乎若所以固根本强宗社重朝廷其為無疆之休有未易盡言者焉至於誓命之禮攬御之方事在朝廷了無可疑令執事當路而不務早夜以思指是為急恐傷上意置而弗言乃欲理當世之務使不失叙非愚者所能知也干冒威嚴不勝戰悚之至儻或可取願覲設施

論楚州事劄

食彼必聞命引兵又泗州州劉氏統兵屯駐建康特以泗州乏食故不謀歸令若令取承州就與鎮撫則泗州失業之民皆可復歸承州漸近鄉里此亦因其鋒而用之之道也

論防秋事劄

一諸處起土豪民兵把隘乞令點集後即時放散直候警急方得追呼　某竊見朝廷以謂近年敵人入寇諸路民兵以愛惜鄉閭悉力捍禦往往獲功去歲兩浙民

兵尤著勞效朝廷節次行下州縣保明推恩人人自奮甚大患也今秋諸路往往勸誘土豪民兵一則各保鄉分二則為衆防守然聞諸路把隘官司多慮民兵生踈遂欲預行教閲有欲五日一習總一縣觀之計所起民户去把隘去處有去家十里者有二十里者若五日十日一習往來道路必致經宿是五日十日之間少者兩日多者四日方了一番教習豈不妨廢農務寇賊未來先自紛擾且鄉保之民使其不甘侵暴用命自奮雖死

礫白挺可以擊賊若使了無鬭志雖使日日教習寧免
生踈令乞鄉分土豪各已分定把隘去處即時拘集當
官教閱使識旌旗金鼓坐作之節不過三日即時放散
直候警急方許追喚如有不肅以軍法治之號令既行
人人安便

一諸縣添差縣尉一員令部新法弓手乞行寢罷　某
竊見朝廷以縣道弓手為不足用特置添尉一員使專
出戰法意甚善然以某所見觀之徒為紛紛無益實事

凡一縣之内鄉民肯為弓手者不過若干舊額往往不足又使添置新法新舊相爭各為區別尋常已自異心緩急豈肯相援且張官置吏亦非細事每官一員少者史一人胥兩人廳司兩人多者史二人胥四人廳司四人是數十人中多者十人少者五人先已無用不執弓矢共縻廩稍無益有害莫甚於此今乞速罷添差每縣止於舊弓手額外各添百人以新法弓手補充如有不足更行召募尉或不才自當換易豈有文尉守律武尉

出戰名分相敵不相為使縣縣敗事害徧天下且朝廷初立新法欲易招置遂使新法弓手役錢優於舊人此正與蔡京創立辟廱施行新法貢士進士分為兩岐不知天下人材本無新舊實同名異妄為紛爭伏乞速行併罷督責縣尉務使一心

蠲逋欠劄子

某竊謂朝廷有可以大慰民情事理甚明每屈於衆議欲行輒止者如拖欠積欠税賦干係官錢是也已出省

限而未納税苗謂之拖欠經及累年謂之積欠正犯人家財不足均攤合干人出備謂之干係官錢此三者前兩項在官未嘗有所得後一項所得甚微而破家賣業者相繼皆朝廷所不忍行而行之者奪於衆議以謂不可去也今衆議所以謂不可去者以其數至多一旦蠲之國用遂屈且催剮積欠逋負其名甚正若一旦蠲除却行斂取即傷民或甚此衆議所以不欲行而朝廷不能奪也某以為此事為州縣監司者皆已知之不敢不

行耳且所謂拖欠積欠者何甞得之皆以當年所入名為催到欠負而已且以一年計之當年所入皆以數足於足數外催到米斛謂之欠負可也豈有當年之數未足却納欠負之理朝廷試取一州夏秋帳狀計之當年所入幾何催到欠負幾何當年已足有催到之數謂之催到欠負可也當年未足而别出催到欠負一項非以新為舊而何哉且州縣所以為此者蓋亦有說不惟欠負未蒙蠲除挂在簿歷正緣當年所入盡合起發催到欠

貧尚容兇那此所以不得不為蒙蔽之術也某竊觀江南東西湖南北數路以連年盜賊之餘或彌阡亘陌舉為丘墟而復業之人未嘗盡歸以至江西之田賤價與人人不敢售者以其欠負未盡故也每遇肆赦有除放之文德澤非不加也然於條稱放者止放三分餘七分尚存也某願朝廷徑下諸路凡九年以前拖欠積欠並行除免如十年拖欠許令催促如州縣敢以新苗補填舊欠移易簿書委監司覺察民户越訴如此則南畝之

民悉被實惠太平之基豈不益固哉又干繫均備一項尤可矜憫謂如甲願充衙前借乙田宅抵當又召某人為保及當受重難欠折為甲者家業已盡或已身死或死獄中矣除抵當田產自合出賣均及保人又均及鄉鄰又均及主行文書之吏原其本情未必不相蒙蔽以規在官之利然其心豈謂場務便破壞綱運便失陷也根柢窮治無有已時賣妻鬻子不能充足豈不傷和氣哉某願朝廷徧下諸路如見今欠負除正犯人家業及

見抵當財產並行出賣外其餘干繫一切除之某觀前世有因推恩減除租稅者國用若足租稅尚可減免況逋欠乎國家用度方之其它固不可行若此三項或有名而無實或害多而利少願朝廷斷之行之

正詭名法劄子

某謂當今之法有條約備具刑名甚嚴而決不可行者詭名之法是也今者州縣有十等五等之别一有均敷曰上户一有追呼曰上户一有差徭曰上户為上户者

不勝其勞而下户晏然熟視如此則是驅之使為詭名尚何以禁之哉近年以來朝廷因臣僚申請如均敷和買之類皆徹下等是詭名之弊已去矣尚何俟設禁以防之乎蓋其法之弊有甚害者行於貧而不行於富行於賤而不行於貴此乃不可不革者也且縣有一宰行法於一縣者也其家無田則已為縣令者家買田園有不為詭名者乎州有一守行法於一州者也其家無田即已為郡守者家買田園有不為詭名者乎推而言之

蓋無不然乃徒設禁防形勢之家雖有訟者州縣不行是行於賤而不行於貴也兼并之家人不敢訴是行於貧而不行於富也獨貧民下户稍涉讐怨更相告訐若州縣受訴而不行即屬違戾若受而行之長告訐之風使細民無所措手足至使豪猾之人誅求鄉村仰以取結者豈不謂法之甚弊者乎某今以謂若盡去其法使詭名者無所忌憚則不可獨願除告賞之法凡詭名挾佃寄託官户規免等第減落稅錢之類並除許人告三

字遇其事至官皆依法窮治如州縣隱蔽即委監司按
劾而舉行之如此即法固存不害其為良法意固存不
害其為美意去告訐之風長敦厚之俗豈不美哉甞聞
錢氏之有國也有一族子弟領郡民有訟盜種官田者
錢氏子弟怒而杖之且曰有國者之富獨患地有遺利
豈以官民為異道哉使地皆墾闢即稼穡之盛非有國
者之利乎由是二浙之地鮮有曠土夫以偏方之佐尚
知捐在官之利與民共之以為有國者之利又況詭名

之弊若常均及下等即無損於官而實便於民令又不除其禁特寬告訐之俗何憚而不為乎此理甚明願朝廷斷以必行之

初論修法之意劄

某竊見朝廷重修勑令者其始本欲盡復嘉祐故事非有意於重修也故當日詔書大意以謂仁祖在位四十餘年最為久長故盡復嘉祐法度緣閱歲既久政事更革詳略不同又自熈寧以來便分勑令格式四事嘉祐

法度已不復見今之為有司者當上承朝廷復古之意先以嘉祐法為主其有改更政事前法所不載者以後來刑名附入則祖宗之大法復於今日既從刑部侍郎商守拙之請使嘉祐所不載者並依見行條法俗吏因之習耳目見聞之常一切以政和法令為主豈復有嘉祐哉今者雖行重修左右前後皆政和行法之人根蔕蟠結勢不可解區區一二士人安能勝彼之衆乎嗚呼熙寧以來變更法度以至於今踰六十年矣十甲十二

子相配數窮六十豈天時人事因我國家創殘之餘大復祖宗之宏規爭美意始行俗吏掣肘而責之事者環聚士子十餘人法吏數十人怵以後禍誘以近利謂新書朝成暮推賞典若一開口必致敗事今試取已修者觀之皆政和勑也群吏檢會凡政和所有而嘉祐所無則必修入而後已嘉祐所有而政和所無則不復條具蠧政之結人心也如此幸遇君相有恢復之大志而俗吏奪之了不得伸此有志之士所為憤嘆不平者也

今立法者欲一舉盡見使人人曉然咸知而為百姓之利乎欲網羅詳悉繁文碎辭可以出入為侮文者之利乎今持良法以治天下使綱目咸舉不務求為百姓之利而使侮文者得以弄之愚意立法之意必不然也且法度之變何世而無高祖初定關中約法三章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其洞然易曉之意可見其後天下多事而趙禹張湯之法出天下豈勝其獘哉賴昭帝繼之霍光知時務之變而當

時根據之弊光能絶之推燕王仆上官文學之士咸使
盡其辭弘羊之流不得竄其說保而持之以遺宣帝中
興之功始粲然耳向使昭帝承奢侈師旅之後守趙禹
張湯之令不變則始元之詔真虛文也嗟乎昭帝去漢
武之世相繼其間餘習往往具在張湯趙禹之黨必尚
持法相顧而文學之士得以竭忠盡辭者丞相大將軍
與百執事主其議者為是力耳使丞相不從大將軍不
力主在庭百執事畏罪不議則招徠之士尚得開其喙

手更昭立宣為日久矣魏相猶以漢故事奉行為名相則欲恢復大業者於祖宗之法當何如耶前朝之臣蔽蒙聖明過誤國家殘賊百姓不勝其弊天下之人無問遠近言祖宗之法則釋然昭蘇如病者痊如痿者起如久憂者去如言蔡京之流凋弊之政則喪膽失氣魂亡魄絕如覩臭腐如視涕唾如久陰而沈結如痿痺而不起嗚呼今欲去姦諛更弊政大慰民心名聲稱號之順否亦當如何哉此區區之愚所以不量愚賤而欲極論

其弊者也

後論今日之法當然劄

某嘗聞管子之相齊下令如流水之源者豈不計是非利害一切順從衆意務以愉快為事乎是亦因時秉理疏瀹其端導而行之使無留難故民之行之不約而順從也某竊觀嘉祐勅條目絶省政和勅條目甚繁嘉祐勅之文詳政和勅之文簡嘉祐勅立法多重政和勅立法多輕夫條目省則易行立文詳則易曉而法重則民

不輕犯百餘年間致治之美得非由是乎政和勅則不然政和所載在嘉祐勅十無三四此條目所以為繁嘉祐丁寧訓誥之意政和一切去之此其文所以為簡徒流笞杖所以禁姦類多姑息謂之陰德此其法所以多輕徒不知條目繁則難行立文簡則難曉姑息從輕則易犯數十年間蠹國殄民得非由是乎但舉一二事言之水陸不得事道像道士不得動鐃鈸軍人不得養鷹犬將校不得從畋獵又如絶禁兵器則鈎刀博刀捋尖

石名號雖異而形相似者皆收坐之此嘉祐所不載而政和則有之此政和勑條目之所以為繁也如招軍經由人不得受軍人例物在嘉祐勑則凡招軍時先具法曉諭出榜旗下各令知委此仁民愛物之意欲民不輕犯也至政和則不然但斷受財之罪而已其意以謂既已立法何必出榜既不出榜何取知委故至今俗吏多謂嘉祐為剩文不知先武一札十行丁寧訓誥之意幾何其不為剩文耶此政和勑立文所以為簡也嘉祐勑

於同居親有所規求而或使為童行或不收養因而致
死者論入十惡僧尼道士於本師亡歿還俗歸家回禮
它人為師者加一等所以禁止姦弊可謂委曲政和勅
則一切去之不知刑有當重豈可但使從輕設法之意
將禁姦是務而獨務從輕姦可禁乎故政和勅所以為
輕而易犯也以某觀之大抵嘉祐勅必出於士人之手
故士人喜觀之前政和修勅時詳定官一時貴人漫不
省事刪定官多貴游子孫故政和勅皆出於文吏之手

之嘉會而蓄縮畏罪制於文法寧有是哉某又竊聞人士家多有藏元祐敕者若朝廷發德音下明詔求元祐書與嘉祐參合對修具為成書其有二勅所不載於見行條法者先具條目令刪定官各具所見與公朝通議之其不必用者去之其不可去者附入之則此書之成當粲然可觀而使一代之典出於此時顧不韙與蕪昧之説未知可否恭惟高明俯加裁擇而間取焉幸甚

正得失劄

前朝害政之方不一而止然總要而言不離於倒置而止耳以忠為佞以邪為正則人材倒置也女謁日盛宦官弄權則名分倒置也以謟諛為嚮上以愛民為附下則是非倒置也國力空竭邊陲召亂則强弱倒置也或唱於前或和於後併為一談牢不可破如是而行餘二十年故上天從之報以倒置之禍外夷天下之足足固在下而返處於上中國天下之首首固居上而返處於下連年之禍古今所無豈可謂强弱之運偶如是哉實

倒置之禍積以召之也傳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端謂是耳然則今日之事所以為變調之理者不在於它審其倒置者易之斯得矣今之所謂倒置者何耶曰前朝之倒置在諸法度譬諸人身殘其血氣之道也今日之倒置在於强弱征伐譬諸人身殘其形軀之道也殘其血氣者難見而其禍遲殘其形軀者易察而其禍速方今朝廷謂襲前日之弊紀綱法度一切失叙則厚誣矣若征伐之所出漸成倒置則鄙人雖愚實區區之心所

甚恐也今執事其思返此禍乎施設注措之方必有默
曉執事之意者若謂密勿之請固已告猷獨行自然機
不可泄則非愚所敢言也干冒威嚴退惟戰恐

一戰可擒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使貪之術則善矣然將吏侵牟物故者衆幾何其不喪師也謂守臣取材以防他盜使愚之術則善矣然擅掠財用奪禦遏兵幾何不同惡相濟也主上練覈羣材共圖中興任賢使能固自有道至若開閤延賢當進退之任齋壇受鉞專假授之權為將相者亦宜茂明斯術也夫使人人已得其術則善矣如其未能而有問於生生將何以語之

問恭惟我宋克肖天德天以所覆全界於我聖神相承垂

性雖萬章告子之徒皆與之往復問難不少隱焉夫以易爲性命道德之書不可以言傳歟而言性何其易也以性爲人所同稟可以廣言之歟則性豈不近於易而夫子又不以誘人何也言至於是不容無疑試辨明之

問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自古有貨幣之法以權百工之低昂其來非一日也然而錢幣物價常相輕重彼輕則此重彼重則此輕一有偏勝不容無獘故管夷吾有開闔斂散之法施之當年傳之後世襲而行之非無成效

問冠圓冠者知天時履矩履者知地形此儒之所貴乎通三才之道者也請言十有二次合於分野者如何其備著之毋略

問僖公固魯之賢君也今考之於詩頌僖公復周公之宇推本姜嫄后稷至於太王文武之功然後及魯侯之德其鋪張之美則言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膺戎狄懲荆舒至於海邦淮夷南夷蠻貊莫不率從如是則魯侯之功雖周公不過也使有是功則宜大書於春秋今考之

廣而夫子於麻冕純儉則從衆儉者豈非無悖於道而
聖賢之所同貴者與及考詩人之刺乃有不同者焉僖
公儉不中禮不能及時以禮自娛樂昭公有財不能用
有鐘鼓不能以自樂皆斥其失而刺之為君者而不能
修道以正其國至於政荒民散刺之宜也有財不能用
有鐘鼓不能以自樂儉者之事而已遽可刺乎又若朝
廷不能洒掃燭闇人役隷之事不修也亦可以刺其君
乎且蟋蟀之序曰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

得士尚皆齷齪亡古名將風雖至治之世毋恃此屬然北有對峙之敵西有未誅之羌思患預防不可忽也今欲得將帥之士皆如祖宗時其取之之法馭之之術可得聞與武舉之制貢試之科亦有缺而未至與所謂教養而作成之將別有說與幸併以見告

問七十子之徒學於夫子其得聖人之道各以其分量之所及而夫子告之亦因其材而篤焉故有見而謂之仁者有見而謂之智者有得一體者有具體而微者固

無得而皆同也若夫至德要道獨曾子聞之故曾子之學一傳而為子思也有書作焉再傳而為孟氏宗王之論興焉是曾子之學其於聖人不可謂不得其傳者也然而從於陳蔡者自顔閔以至求由並在四科之目而曾子不與焉使其發為文章豈遽不及於游夏率於德行寧知不逮於冉閔而不得與於十子者並烏得無其說哉試考訂而言之

問萬物莫不有之者道也聖人管道之樞要六通四闢

憑以相為脣齒若不講明軍律選練羣鋒斷之以必取之謀示之以不赦之意使彼羣醜必底滅亡則將大盜不除小寇是儆州州相煽轉發禍梯安能風示遠方擴清宇內成中興之漸覬奠枕之安乎臣故曰盜之大者必思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也今者羣盜之中江州為最昔憲宗已平淮蔡河朔遂朝然方師未有功羣言屢至賴憲宗明斷以有蔡功臣恐江州之寇稍成遷延官軍淹時或有小衂則必有言其外順之勢謂可懷柔

侯也邂逅既退不知短長故於樞侯最為無故然自獲
進見也蒙樞侯向人稱道不絶口夫進見大臣以所業
為摯此常禮爾樞侯獨取觀之再三稱賞删定官魏矼
曰朝廷添置勅局官以代道山當先以王某為首此樞
侯言也某自念樞侯方一再進見所論天下事未甚深
切而樞侯賞之是豈欲招置同類助為腹心使士譽益
彰爵位益固而可長保者哉其意必欲兼收並用庶幾
其有益於國也樞侯所期於某者如此則某之期於樞

大臣必強車駕渡河以張士氣二祖之朝與今日事大不同而當時大臣必力爭廷議期當而後已豈不可為後世法哉某願主上選宗臣謹厚好學無過者使主筦鑰主上提兵而出名大臣諸將歃血而盟若曰嗣位以來所遭艱棘自古未有安得復不奮怒以為生民請命若天命果在乎當一戰戡敵復我祖宗疆土如其不然大臣將士宣力輔弼俾無墜我祖宗之基相斯言也感激指天以誓某意如此則天地必為震動將士必為感

人子不繼之怒以行天威其奈何哉其奈何哉嗚呼主
上之心太仁與敵人用兵相反敵人之兵進則有生退
則必死我國家之兵進則必死退則必生故累年以來
敵人之兵日强而中國之兵日弱然而以善氣敵殺氣
以仁心對禍心則福常在我禍常在彼生常在我殺常
在彼論諸人事雖彼强而我弱觀諸天意恐我忠厚而
彼殘賊也天道三年小變今踰三年矣盍小變之以振
兵威乎所謂小變以振兵威者非欲勸人君以多殺也

用於世可見某方游學校時世非王氏不道先進者以此取士後進者以此干祿則安得不學顧其說亦未易略某於正經之外嘗講字學以明之如六典立經常之道八則裁利制之宜法以有去為文職以俯聽為義井人所掌有公私之別韗人所治非德教之先為鍾者以鳧名染羽者以鍾紀旌愛其仁艱履其義穌達其禮推類而言其義不一亦皆先儒所未言可訓以自效者也二十年來文律復古視王氏之説分析破碎無古人之

大體故雜用諸書而士守全經不必以字形曲意求之
之爲勝也某於此亦有一說夫鑒形者必以他物燭之
則昭然可見太公之書曰視爾前顧爾後欲鞭其後獨
視其前可乎今足下之習是書請讀易書以鞭之蓋形
名度數至理所寓不可以跡求也以跡求跡止於跡而
已烏知其所以跡哉足下試觀夫運盎者亦出盎施其
力乎抑坐盎中挨拟攩摘而求其轉乎周官之書盎也
足下運盎者也易書出盎法也足下試取易書稍絕人

事閉戶沈省晝讀夜思旦暮之遇釋然有得而反照度數之書則足下之學自此遠矣况有司之程乎讀書之暇儻復見臨請俟他日

答柴德廣秀才書

某前辱惠訪見教甚厚繼又以長牋與書偕來美意稠疊何以得之思一走謝久矣以嘗沐面誨居第荒遠又多寓他舍僕亦多病彌月以是闕焉久不伸叙悵然可知足下所引古今之摯輕重之說是矣文章言語固不

足以知人然其賢於執一雉以相見明矣足下之文非獨詞采過人其稱道取予條理暢達私竊慕之至用古人姓名小異此家貧無書任記誦之過耳自前輩鉅公不能無是失亦何媿也而足下再三念之自恨其疵僕以爲足下之文自是無復病矣僕曩有稽疾惙惙焉懼之謀於醫而脈焉醫之言曰君之疾則有之可勿藥而愈也僕初訝其言不倫詰之醫曰凡人之病患在不病則有不可治者病者病之救過不給病其有不治者耶

在彼也足下其勉之僕敢誦前醫之說以告

答陳謇叔主簿書

辱書爲貺甚厚然所期待有不敢當者某初見顏色即有願交之心相距隔絶不敢自必今者幸會遂得所圖私心慰滿方且慕向而遽沐期待之過其敢當乎某聞善惡之積至於不可掩解者類皆有以相之以成其自信之心故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則不知其然而然者是也所謂相之者何邪即其所至之物是矣今人爲善初

獨慨然發憤攻求古書以敵俗吏之鋒此狄梁公之志
也故能好學不倦至於今日又求其所未至嗟乎如子
者豈易得哉僕之畏友今得人矣所期於子者顧子自
信以增其光大而已唐有崔羣者韓子之所畏也然其
贈羣之書則曰崔君無怠云蓋懼饑渴困躓之來有以
害之也子能屬崔君之志保韓子之言無為饑渴困躓
之所敗則百圍之材子當之矣如僕者其顧庇焉盛暑
憒憒不能辯悉其他俟相見

之德襲箕裘之業陳力就任則被大丞相之恩前在河北兄弟四人皆隸麾下及淮寧兵火喪家之後親弟子忞首蒙陶鑄則某於門下又不為無分然自大丞相之當國某躊躇瞻望不敢為自售之說者其意豈固取踈於門下哉以為君子之道方其憂在天下雖身有不暇顧也雖親有弗暇事也規模宏遠以天下為量非特曩者當一任按一部察求屬隸之類也故某持前四說而不敢輕以進焉今日輒造廡下求望大君子之威容則

前所謂受恩之說豈復有可以言者哉故請略去前說而以公道論之庶幾其可言焉某賴先祖之遺澤同父兄弟十三人皆在士列比年以來遭罹困苦零落殆盡以褒名者死於朔部以韶名者死於宛邱其餘名位不顯默默以死者非諸兄即諸弟今所存者三人而已念子恣守白沙子卒從辟淮南軍中與某而為三三人所同事者一母思得便親就養之地皆未可得故某輒願乞不肖之身得一江浙便安之地奉老母以終餘年則

某自今日以往盡未死之年皆大丞相之賜也或曰斯
言也私若之何某以為不然某竊謂方今用人之要大
略有三一曰察勤惰二曰公賞罰三曰均勞佚此三者
天下所望於朝廷亦方今所宜急者也何謂察勤惰方
朝廷遣吏有受命即往者有聞命覬望者覬望者為惰則
即往者為勤矣何謂公賞罰盜賊所陷之地有能奉心
向國不被污染在所宜賞則首鼠兩端治狀不著者在
所宜罰矣何謂均勞佚取其勤者可賞者吏之佚地取

其情者在所罰者督使任勞則勞佚均而百吏勸矣某在靖康之初朝廷選人往太原未有行者某時為樞密幹辦官以四月被命即行金人以二月十一日解嚴而某之往太原以二月七日斯固未足以為勤抑不敢自謂惰也去年春攝領楚之淮陰趨辦縣事不敢不力至正月解官二月中金人至淮南入楚州某以無職事退伏村落金人既去盜賊繼犯城邑楚州郡守以某粗知陳力辟為本州推官凡四月盜賊攻城者無虛日且守

士八萬人與之偕行於是卒全趙而却秦師蓋古之君子使人之道雖在急難未嘗不盡其情而使無不滿之意此人所以出死力而不敢不勉者也某今兄弟三人二弟官淮南矣使某得一官居江浙以升斗之禄就養老母是猶母子俱在軍中而兄歸也大丞相使人之道某意其或在是焉且某自入仕以来凡領邑者四佐漕計者再為州郡吏者逾十年而又嘗官於河東窮邊之所其山川險易之形人情向背之理與當今政事之所

宜財用之所出某粗能言之如大丞相使令有乏置之幕下以給趨走未必不如車上御史有以裨助聰明之萬一進之退之惟今日命之

欽定四庫全書